

女兵帅克

NÜBING
SHUAIKE

于国颖著



海军出版社

女兵帅克

于国颖著

女兵帅克

于 国 颖 著

海 军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西三环中路19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富强印刷厂印刷

*

1/32开本 787×1092毫米9印张194千字数

1989年8月第1版 198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9000

ISBN 7-5070-0058-3/I. 7 定价：3.20元



把我的小说
作为一支支心曲，
献给我的读者。

——作者

序 言

白色的长廊，白色的病房粉壁，白色的病床，到处飘散着煤酚肥皂液的气味。

欷声欷气，脚步轻盈而又匆忙的白衣少女穿行在这个高色调的空间，富有表情的面颊由白色的口罩遮挡着，露出一双双黑亮温柔的眼睛，那眼睛可以减轻你的痛苦、烦躁、不安，可以解除你难以忍受的单调和苦寂。洁白的工作服勾勒出的袅娜身姿，使她们象一群白色的天使。这种职业是和人道、温柔、奉献……这些美好词汇联系在一起的。在英语词汇中，护士（NURSE）一词有保护人、发祥地的意思，甚至于还和奶妈、保姆联系着，俄语中干脆直呼姊妹（СЕСТРА）冠以医务的（МЕДИЦИНСКАЯ）。

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这本集子，便主要是描写这些天使般的少女的。少女穿上海军装，更别有一番韵味，刚柔结合，健美飘逸。然而，她们也有热烈的情愫，失意的徬徨，深刻的痛苦。因此，就引出许许多多生动有趣，跌宕起伏的故事来。这些少女们的医护对象是追逐浪花的水兵，是与云朵齐飞的飞行员，是长年驻守在高高山巅的岸炮兵和电子观察通讯的士兵们，医院的窗外是博大美丽蓝色的海。更为这些故事增添了种种神秘、美丽、浪漫的色彩。

作者就是这群白衣天使中的一员，从少年开始便生活在

白衣少女与水兵们之间。这也大约是她透视人生、人性的生活源泉。她以自己的切身感受，默默地体味生活，观察、积累和消化生活中的原始材料，再把它奉献出来，形成一个又一个生动的艺术个体，形成一篇篇动人心弦的中短篇小说。

没有多少文化的山沟小姑娘帅克（《女兵帅克》），天真纯洁得有些憨傻，到部队后闹出了一连串的笑话，你在捧腹大笑之余，会隐隐约约地感到，应该找回些什么，那便是真善美。作品在笑声中鞭鞑部队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弊端，也是很独特的。对生活充满幸福憧憬的女军医路凡（《路，还要往前走》），是一个多病而又坚强的女孩子，当突然的不幸降落在她头上时，她才发现自己也有软弱。作者以女性特有的细腻真切的笔触，描写出的路凡与张文那段奇特的恋爱史及路凡在痛苦与破碎的心灵搏斗中重新站起来的情景，催人泪下，感人至深。聪明好胜的大个子姑娘金迪（《她比我矮三公分》），是被“文化大革命”耽误了学业的一代小兵，她朦朦胧胧爱上的小伙子李振华却与她性格截然不同。作者用诙谐潇洒的笔调，写出了他们之间一系列戏剧性冲突。一个年轻英俊的军校毕业生，爱上了淡雅温柔的小护士迎月（《迎月》），迎月也对这位青年军官非常崇拜。出人意料的是，迎月打结婚报告时，对象却不是这位爱她的军官，那么是谁呢？你读了这篇结构紧凑、语言凝练、妙趣横生的小说后便自然会明白。一群军队高级干部的子女（《透血的花手绢》），穿上军装，迈入军营，在那个紧张、动乱、荒诞的年月里，等待她们的命运又会是什么样呢？作品展示了一个大背景下的小悲剧，寓意深刻，令人震动。《那间小屋……那对目光……》写了一个历尽坎坷的个体户青年张一洪与女军医丁佳丽，失之交臂又邂逅

相遇的故事。这篇小说选择细致平常的生活意象，刻画人的命运是颇具功力的。它揭示的发生在人们周围而又常常会被人们所忽视的那种深刻的人生悲剧氛围，存偶然于必然中的哲理，不能不让人产生深深的思索。我还想认真提一下作者的中篇小说《留在沙滩上的脚印》，这是一篇描写改革题材的小说。一个很有创新意识和工作魄力的年富力强的干部，居然在改革中屡屡碰壁。年轻艇长祝东方妻子之死，把他推上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他为什么迈不开步，那束缚他的一张张网又意味着什么？小说中融进了作者对社会现象中传统形态观念及不正之风冷峻的思考与反省，读来不由你不激愤、不震撼。

作者是涉足文坛不久的新人，却出手不凡。归纳她的创作风格：描写以感情见长，多深沉、催人泪下的笔墨，写实笔法严谨。善于在平凡普通的生活细节中，挖掘深邃内在的艺术蕴含。语言诙谐、明快、清新，文笔精细，充满机智。我欣喜地看到，她正在以坚毅地步伐迈进文学的殿堂。

我能给作者的祝愿也是一点希望：文学和海洋一样辽阔深远，远没有被人类所完全洞悉。作家和潜水兵的劳动很类似，每下潜一公尺，都会有一个新颖斑斓的世界呈现在眼前。然而，在一定深度上，每下潜一公分，都极其艰辛，胜利属于坚毅的勇者。

叶楠

1989年2月

目 录

序	叶楠 (1)
透血的花手绢	(1)
丁香泪	(18)
迎月	(28)
那间小屋.....那对目光.....	(39)
女兵帅克	(56)
他比我矮三公分	(87)
寻找我的彼	(109)
路，还要往前走	(120)
一起强奸未遂案始末	(135)
紧闭的木门边	(148)
毛狐	(167)
留在沙滩上的脚印	(216)

透血的花手绢

说我们是混进部队的，也不算怎么冤枉。那一年，中央军委突然下了通知，要求军队师以上干部的子女一律退出所在的红卫兵组织，现在已记不清当时的背景了，只记得爸爸回家很严肃地对我们谈了这件事。

我们当然不敢违抗父命。我们没有普通孩子那么多自由，我们的行动常常要对父母的“影响”负责。习以为常了，便没有什么阻力，没有什么异议地纷纷告退了红卫兵、红小兵组织。只有甫丽大哭大闹了一通，说退出红卫兵，同学们会说胆小啦，革命不坚定了、会瞧不起啦……没等她说完，就被她爸爸揪到饭厅里，甫丽从饭厅里出来就不吱声了。我们知道她爸爸没有打她，我们的爸爸从来不打孩子，只要眼一瞪、脸一板，我们就全都小白兔似的乖乖的了。

待在家里，无聊透顶。课本早就被当做封资修的黑教材扔进了炉膛。小说全是大毒草，被除了根。电影尽是欢迎西哈努克，看得眼珠都不耐烦了。于是就天天去大海里游泳，天天泡、天天晒，晒成了黑铁蛋儿，完全没有了小姑娘的模样。

爸爸说打回老家去吧，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们就打回老家去了，一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爸爸妈妈每月寄钱来，住了半年，被老乡们当菩萨似的供了半年，一天地也没下，又

打了回来。老乡哪舍得让我们下地干活。

回来了，没事了。我们就在家练下腰、练劈叉、编忠字舞，准备成立个文艺演出队，宣传毛泽东思想。正意气风发、干劲冲天，不知谁的爸爸看这些女孩子不能老没事干，就一人发给我们一张表，让我们去体检，说都当兵去。

我们兴奋地拿了表去体检。门诊部高高的漂亮的男卫生员小周，眨着诡秘的眼睛走过来，指着一间贴着妇外科字样的体检室对我们说，他负责检查妇外科。我们一齐地震般惊叫起来，气急败坏地跑去找门诊部主任强烈抗议说：

“小周检查，我们全都不当兵了。”

杨主任小个子，大鼻子，极和善。三八式干部，常给爸爸们看病，与我们混得很熟。他下巴都笑歪了：“不让小周检查，不让小周检查。”原来小周恶作剧，拿我们开心。我们冲上去，把他拳打脚踢了一番。他得意洋洋地抱头鼠窜了。

体检很认真、很仔细，但有病没病的都通过了。一辆大解放把我们这一群叽喳乱叫的新女兵拉到了一个象监狱一样的营房内，后来我们才知道，这就是新兵训练大队。没有领章帽徽挺扫我们的兴，光秃秃的新军装由于没下过水，在身上支支楞楞，互相看看，一个个都象傻大姐似的。

傻大姐就傻大姐吧，没有办法。谁让我们都是入了籍的军人呢。

我们宿舍住了六个人，过去都认识。李继军原来叫李吉娜，在革命的日子里改了个革命的名字，叫成现在这个样子。后来，我们都叫她阿李。她爸爸是一九二九年的老红军，我们的爸爸都叫他老首长。阿李不知从哪里搞来了一双草鞋，整天穿在脚上，比我们穿黑布老头鞋革命多了，我们羡慕不已。

甫丽长得最矮、晒得最黑，我们都叫她铁戳儿。她嘴很大很会笑，笑起来很有威慑力，她自告奋勇住在门口，说哪个坏小子敢来骚扰就戳死他。

刘冬冬长得很白很美很会跳芭蕾，老师抬举她让她到少年宫芭蕾舞队学了一阵，又让她爸爸揪了回来，因为她语文挺好，数学老不及格。她姐姐也学过芭蕾，跳喜儿跳得极棒。后来在武斗中被一颗该死的流弹打中了股动脉，流血流死了。开追悼会时她爸爸妈妈都没去，她去极悲惨极动情地痛哭了一场，回来说，礼堂里上千名红卫兵听说喜儿死了都大放悲声。

方雪萍爱干净爱得出奇。每天晚上洗脸洗脚洗屁股洗袜子洗手绢儿洗裤头儿雷打不动。搞得我们也洗得勤起来，但绝没有她那么大干劲。

安妮和我差不多，在宿舍里属于小字辈，我们俩既没有草鞋又不会跳芭蕾，一般不敢骄傲。

知道当兵苦，想不到这么苦。

跑操、队列、紧急集合。急行军、夜行军、长途行军。防原子、防化学、防细菌武器。半自动步枪卧立跪三种姿势教练弹加实弹射击。投手榴弹练得胳膊痛还是常扔在自己脚下。我们连长是个女的，参加过天安门阅兵部队。美国西点军校女兵训练法崇拜者。全不顾我们每天都象刚被割断喉咙的母鸡似的拼命在地上挣扎。

只有李继军我们的阿李，象不知疲倦的挂钟，郑重其事地穿着草鞋东跑西颠、踢腿甩臂。草鞋把脚都磨破了，红乎乎地麻人。还是那天练踢正步，连长让她换上胶鞋，她才恋恋不舍地换下草鞋的。我们都钦佩草鞋。

刘冬冬戴军帽比谁都漂亮神气，我们大为妒忌，方雪萍硬是不服气，在镜子面前精心整理了十分钟，然后站在刘冬冬旁边让我评价。

“你不行。”我毫不客气地对她挥挥手，我绝不是打击她的情绪，我也奇怪，军帽怎么就那么服刘冬冬的头？铁戳儿戴军帽最狼狈，不知是她的头发太倔强，还是头型不误差，军帽扣到她头上总是不得安宁。帽檐歪到耳朵上她依然美滋滋毫无察觉。害得我们不得不老太太似的整天提醒她，否则连长会因为军容风纪问题，让她在光天化日下出列。阿李的军帽总是很板正，帽檐规规矩矩，从不乱跑乱动地横在前额上。有一天，阿李抚摸着光秃秃的帽檐儿自言自语：“什么时候发给我帽徽领章就好了。”目光里的渴望，使我一阵激动。

踢正步最有雄壮感神圣感。虽很累但心潮澎湃，好象父辈扛了几十年的枪一天之内就落到了我们肩上。喊“一、二、三、四”时才突然发现我们的嗓音单薄尖利，丝毫没有雄壮感，听了叫人丧气。

为此李继军很认真地懊丧过一阵子。

宿舍里，刘冬冬靠着墙委屈地揉着她那本该跳白天鹅的长腿。方雪萍手忙脚乱地洗着刚换下来的脏袜子，一面大声抱怨军用胶鞋太臭。安妮不声不响地缩在床上，长长的睫毛瑟瑟颤动，不知在思念谁。铁戳儿旁若无人地拼命拍打军装上的尘土，被方雪萍赶到了走廊上。

阿李躺在床上鼻尖指天，脸闷闷地象二月寒天。忽然，她脸上放了光，跳起来提议我们练习用男声喊口号。我们莫名其妙，她却一步跳到门口神态庄严地面对全宿舍，好象面对整个宇宙。

“一、二、三、四……”她大概把声带压到了气管的下缘，发出了的确粗犷闷响的口号声。

“象母狼嚎。”方雪萍最先笑出了声。

我们被那出人意料的粗声大吼吓了一跳，随之猛醒，一起山响地大笑起来。铁戳儿笑岔了气，宽宽的大嘴鳄鱼似的半天合不拢，在床上翘着腿翻滚。刘冬冬笑得捧着肚子挣扎：“不行了，不行了。”象就要小产的少妇。安妮响亮地大笑了几声后突然卡了壳，跳起来冲出门去……

方雪萍扔下洗了一半的袜子，望着安妮的背影，回头神秘地说：“喂，弟兄们。”这称呼是阿李发明的，我们一律沿用。“你们知道安妮冲到哪里去了吗？一号（厕所）！她一笑大了，就要尿裤子。”说完象宣布了一条震撼世界的新闻似的得意地摇头晃脑，又潇洒地拎起了脸盆里的袜子。

我擦着笑得模糊的眼睛，忽然发现阿李站在那发楞，脸上显出一种很深的不被人理解的痛苦。看着她的脸我无论如何也笑不出来了。屋内开始尴尬。

阿李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深沉严肃地对我们说：“从现在起，我们就是无产阶级战士了，战士的口号喊得象小姐怎么行，你们还笑得出来？”

我们被阿李的严肃和沉重震住了。安妮溜了进来，发现空气不对，躲到一边换裤头去了。

“当好革命接班人，我们不能光停留在口头上，要落实在行动上。”她教训我们。

草鞋的威力是无穷的，我们都尊重阿李的草鞋。

“来，跟着我，一起练。”

我脑子里浮现出一个女游击队长形象，带着几个女兵慷

慨地站在敌人的枪口前，女游击队长说：“来，跟着我，一起死。”

我们忽然都有了一种就义感。不得不，也心甘情愿地跟着阿李把声带压向气管下壁。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喊声在小屋内震响，果然雄壮多了。外面有人敲我们的房门，铁戳儿冲过去勇敢地守卫着房门。我们认真起劲地练着女式男声。

清晨，晨雾悄没声地拥抱着营房，一只不知名的小鸟轻轻叫着艰难地在雾中穿行。全体女新兵整装列队站在操场上。我们紧跟着阿李，为了昨天练就的雄壮的男声口号，心情不免有些激动。

“一、二、三、四”连长喊。

“一、二、三、四。”

我们雄壮的男式口号声终于喊出来了。但发得不伦不类，在尖脆的女声中显得古怪滑稽。我又想起方雪萍昨天“母狼嚎”的比喻是多么恰如其份。

队伍乱了套，所有女兵都不拘唇齿地大笑起来，连长两道目光象两支利箭，射向我们。

“谁喊的？出列。”

我们几个乖乖地出了列，我看见阿李脸色如铁。

我们被罚了一早上站。下操后，连长厉声责问我们，我们都没有出卖阿李。

那时军营的傍晚是不能形容为迷人的，只能叫作肃穆的、庄严的等等。晚霞也只能是鲜红的而不能是暗红的。我记得我

当时也写过“威武的彩云”一类的革命诗歌，投到军报上没有发表。其实我有许多浪漫的小诗在唇边涌动，但从来不敢让它们滑出来。怕阿李说我是小资调，在我们宿舍除了刘冬冬就是我最容易被阿李带上这顶桂冠。我常常要夹着尾巴做人。

新兵的晚上议事日程满满的：政治课、讲用会、班务会、斗私批修会……偶然能看一次演出那真是美妙无比。

这天晚上，我们一人拎一只小帆布凳，兴冲冲地到礼堂看慰问演出。一位姣好的女报幕员极虔诚地向我们鞠了一个躬，称我们为亲人解放军。我们得意非凡，我前面的铁戳儿努力挺了挺胸，挡住了我一大半视线，我不得不敲敲她的脑壳以减轻她的兴奋度。阿李在我右侧，我看见她感动得眼睛里竟有簇簇泪花闪动。

第一个节目是大联唱加大表演。几十个演员全部堆在舞台上亮相。或慷慨激昂地伸出右臂指向前方，或呈弓箭步做出用胸膛堵枪眼状。有手捧红宝书贴向心窝的，有挥舞红旗做吴琼花式的大跳跃的。我们看得眼花缭乱、热血沸腾。

随着舞台上出现的片刻宁静，第二个出场的是小提琴独奏“红头绳”。一个文雅标致的高个小伙子站定，双腿分开呈30°角，小提琴伸到下巴与脖颈之间，轻弓一扬，欢乐明快的红头绳弦律便跳出琴弦，在礼堂里飞旋。我想起刘冬冬的姐姐，那个被流弹击中的喜儿，不免有些悲怆。

舞台上的大灯亮了，文雅的小提琴手获得了排山倒海的掌声。我也发疯似地拍巴掌，突然莫名其妙地有些怕他走下台去。好！不负众望，再献上一支“新疆之春。”

我至今仍敢承认，我当时确实被那文雅的小提琴手迷住了。要不是当兵第一天指导员就庄严地宣布战士不许谈恋爱

没准我真能爱上他。大灯熄了，一束探照灯似的银色灯光，朦朦胧胧罩住他的身影，我如痴如醉地在乐曲的弦律中激动、兴奋……他在那在琴弦上飞舞的灵巧的手指，摸到我的脸颊上，一定是带乐感的，我胡思乱想着。

“靡靡之音，靡靡之音！”一个尖利的声音突然从我的右侧传来，我转过头，看见阿李愤怒地涨红了脸，压低嗓音对我说：“腐蚀革命战士。”

我不敢苟同。

我装做没听清阿李的话，转过了头。

我还没有胆量对她直说我的感觉。

“把他从台上揪下来，给我们革命战士拉这种曲子”阿李见我态度暧昧又转身对旁边的铁戳儿说。

“就是！削弱我们的斗志。”铁戳儿也颇愤慨。

“下里巴人。”我心里暗暗嘀咕。

阿李和铁戳儿居然有一大批支持者，似乎有一根导火索从阿李那里点燃，很快四处接火，新兵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礼堂里嗡嗡喻喻象突然间涌进了成群的飞鸣虫。

台上，我闪电般钟情上的小提琴手，似乎被嗡嗡喻喻的噪音搞糊涂了，琴弦上的手指开始犹豫，目光迷惑地望着台下，他大概听到了“把他揪下来的”叫声，那失望难过的表情让我有些心疼，我真想冲上台去，对他大声说：“我能听懂！”

乐曲声嘎然而止住，小提琴手匆匆行了一个礼，向鲜红的帷幕走去，我看出他步子有些踉跄。那支曲子他没有拉完……

我沮丧极了，也愤怒极了，我不怎么尊敬草鞋了。很多年以后，我还会想起那个小提琴手，想起那踉跄的脚步和灵巧

的手指，还会有些心疼，还会生出些惆怅来……

为了小提琴手的事，我好几天懒得与阿李和铁戳儿搭话，后来在一次夜行军中，阿李抢过我的背包，帮我背了十里路，我才原谅了他。

铁戳儿爸爸的秘书给她送来一套最新出的毛著合订本。我们指导员知道了，很是发挥了一通。指导员姓王，群联处干事。前两年到子弟学校接我们一群孩子回家过暑假时，把我的一个大包袱丢了。他懊丧地拿出五十元钱要赔给我妈妈，我妈妈笑着把他劝了回去。我全不在乎那些衣服裤子之类，只可惜我那两大本苦心攒下的漂亮糖纸，为了那些糖纸我一直对他耿耿于怀。只是现在不敢造次，他是我们的顶头上司。并负责向爸爸们打小报告。

指导员说，父辈对我们抱着多大的希望啊，数数他们身上的弹洞和伤疤，我们有什么权力不好好训练呢？我们便拼命在操场上踢腿甩臂，不敢轻举妄动。每当这种关键时刻，阿李就带头表态，喊口号什么的，指导员对她极赞赏。我承认阿李表态是不掺假的，如果当时有挺机枪在冒火，她一定扑上去堵枪眼，她从不说假话。

关于女孩子来月经，有很多私下里的叫法。如：例假、来喜、特殊情况、例霉，小月友来了……那时我们都叫“倒霉”。

我们买一卷卫生纸够倒霉两三次，阿李每次倒霉都要用两大卷纸。记得我们也曾大惊小怪地问过阿李，她轻描淡写地说她换得勤，我们发现她倒霉去厕所确实比我们多，也就不问婆婆事了。

那是个农历十六，半夜月亮滚圆贼亮，不知是谁忘了关